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

後漢紀卷七

編年類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第七

十三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往年敕郡國勿因計吏有所進獻今故未止非徒勞役道途所過未免煩費已敕太官勿復受其遠方食物乘輿口實可以薦宗廟者即如舊制時有獻善馬日行千里寶劍直百金馬以駕鼓車

劒以賜騎士上雅性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征伐常乘革車用事而已及公孫述平傳送鼓師𥙿車然後乘輿器服漸備物馬二月馬武軍下曲陽以備胡寇丁亥太原王章為齊公魯王興為魯公五月殷紹嘉公為宋公周承休公為衛公徙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上以禹功大封弟寛為明親侯禹以特進奉朝請

袁宏曰古之明君必降已虛求以近輔佐之臣所以寄通羣方和睦天人古之賢臣必擇木棲集以佐高世之

主主務宣明不以道勝而不掐臣務對敬不以時艱而不進及其相遇若合符契功高而尊禮其人師喪而不咎其敗此三代君臣所以上下休嘉比德天地末世推移其道不純務已尚功釁自外入君臣之契多不全矣唯燕昭樂毅終始如一風塗擬議古之流矣高祖之興蕭公之力也且暫亡若失左右手及天下已定無所用之賴鮑生之說以濟其身狼顧塗跣卒入囹圄子房支算高祖之蓍龜也始者相得非子房不謀也海內既安

杜門不出假託神仙僅乃獲免光武之在河北未知身首安寄也鄧生杖策深陳天人之會舉才任使開拓帝王之略當此之時臣主歡然以千載俄頃也洎闗中一敗終身不得列于三公俛首頓足與夫列侯齊伍嗚呼彼諸君子皆嘗乘雲龍之會當帝者之心鞠躬謹密猶有若斯之難而況以勢相從不以義合者乎山桑侯王常東光侯耿純覺是時有上書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徒掾蒼梧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賔臣者

王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公以管夷吾為仲父古之道也近魏文侯友田子諸侯不敢入其境高皇帝令相國奏事不拜入殿不趨所以寵大臣也及新室王莽遭漢中衰獨操國柄以偷天下足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然不能禁天下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方今四方未集百姓未一觀聽者注耳目之時也陛下宜修文武之典襲祖宗之德屈節待賢以示將來不宜有司察

公輔之名也上善其言南陽太守杜詩上書曰臣聞唐虞以股肱康而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伏湛自行束脩無所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行為儀表在平原吏民畏愛遭世反覆城郭不傾秉節持重不可推移陛下深見臧否顯以宰相微過斥退久而不用湛德足以左右王室名足以昭示遠人前者選擇諸侯以為公卿所以砥礪藩屏勸進忠信湛宜任宰相輔佐之官夏詔徵湛既到

即入見賞賜優渥將用之暴病薨賜秘器上親弔祠伏氏世以經學清約相承東州號曰伏不鬬由家風化導然也湛兄子恭明帝時為司空大司徒侯霸薨上傷惜之親自臨弔詔曰惟霸積善之德久而益彰清潔之操白首彌厲漢之舊制丞相拜日封為列侯頃以軍旅暴露功臣未受國邑緣忠臣之心不欲先饗其寵故未爵命其追爵謚霸使襲其後於是封霸為則鄉侯謚曰哀侯臨淮吏民聞霸薨莫不隕涕共為立祠四時祭之

十四年春正月匈奴遣使來獻中郎將劉襄使匈奴夏四月辛巳封孔子後孔志為褒城侯越巂人任貴遣使降九月莎車王賢鄯善王安遣使奉獻濟南太守王梁薨初梁為河南尹穿渠引穀水以注洛陽城下渠成而不流有司奏劾梁梁慚懼上書乞骸骨上乃徙梁為濟南相更封阜城侯

十五年春二月大司馬吳漢將馬武等徙鴈門代郡上谷民還中山以備胡寇於是馬武殺軍吏詔命武將妻

子就侯國武自歸京師天子削武五百户更封為楊虛侯武好酒敢直言時醉在上前面折同列言其短長無所迴避上恣聽之上嘗與功臣宴飲歷問曰諸君不遭際會與朕相遇能何為乎鄧禹對曰臣嘗學問可郡文學上笑曰言何謙也卿鄧氏子志行修整可掾功曹各以次對至武曰臣以武勇顯可為守尉督盜賊帝笑曰且不為盜賊自致亭長斯可矣

袁宏曰夫壽夭窮達有生之分也得失悲欣萬物之情

也故推分而觀帝王之與布衣竹栢之與朝菌焉足言哉以情而談一顧之與孿毀傾蓋之與脫驂猶尚可為歎戚而況大斯哉夫能與造化推移而不以哀樂為心者達節之人也自斯以還屬於方域得之不能不欣喪之不能不戚故原得失之大而天下所必同者莫尚於通塞乎然才高者宜通而懷寶以之陸沈德薄者必卑而鄙夫以之竊位是則通塞可得而遇否泰難得而期也君子或因風雲之勢以建山岳之功乘日月之末光

以成一簣之業雖著功美於當年猶欣一遇於千載若
夫版築漁釣織箔鼓刀韞櫝胷懷與之朽爛者焉可數
哉至如樂毅之遇於燕昭屈原之事於楚懷白起之用
於秦王范增之奉於項籍雖終同顛沛猶一申其志誠
未足以語夫通塞者乎若白首抱關與轉死溝壑者何殊間
哉夫以鄧生之才參擬王佐之畧損翮弭鱗棲遲刀筆
之間豈以為誚勢誠然也及其遇雲雨騰龍津遠軼呉
漢之疇卒就成天之構馬武之徒亦與鸞鳳參飛由此

觀之向之所謂通塞者豈不然乎初有司請封皇子天子弗許也固請連年乃從之四月戊申封皇子輔為右馮翊公英為楚公陽為東海公康為濟南公延為淮陽公荆為山陽公衡為臨淮公焉為左馮翊公京為琅邪公是日天子思李通之功乃封通少子雄為邵陵侯

袁宏曰書稱協和萬邦易曰萬國咸寧然則諸侯之治建於上古未有知其所始者也嘗試言之曰夫百人聚不亂則散以一人為主則斯治矣有主則治無主則亂

故分而主之則諸侯之勢成矣總而君之則王者之權定矣然分而主之必經綸而後寧總而君之必統體而後安然則經綸之方在乎設官分職因萬物之所能統體之道在乎至公無私與天下均其欲故帝王之作必建萬國而樹親賢置百司而班羣才所以不私諸己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王畿臨饗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衆務簡

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廵狩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者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禄承襲之徒保其富厚而無茍且之慮修績述職之疇務善其禮不為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久之道也爰自唐虞至于三代文質相因損益有物諸侯之制存而不革長世育民所由遠矣及王畧不震諸侯違度官失其序民移其

業然而衆國扶持大小相制雖彊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豪傑之士無所騁嘯咤之心昔周室微弱政教陵遲桓文翼戴二國是賴憂勤王室則諸侯慕而率從振而驕之則九國叛而不至楚恃江漢秦據崤函心希九鼎志存神器然畏廹宗姬忌憚齊晉歷載八百然後降為庶人豈非列國扶疏根深難拔已然之效哉戰國之時志在兼并伐國而貪其民得邑而置其私而郡縣之勢萌矣秦有天下覽周之弊毀廢五等因而用之傾天

下之珍以奉一身之欲舉四海之務以關一人之聽故財有餘而天下分怨不理而四海叛高祖旣帝鑒秦之失分裂膏腴封殖子弟至於將相功臣租稅而已郡縣之官即而弗改夫畫土分民止於親戚班爵施勞不逮功賢猶賴宗室之固以折諸吕之難況萬國親賢兼樹者哉文帝時賈誼言曰夫欲天下之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使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諸國之君莫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矣文帝不從卒

有吳楚之變忿而懲之大懼諸侯推恩以分其國因事
以削其邑枝葉既落本根從焉遂使王莽假託恩道揖
讓稱帝豈不易哉光武中興振而復之奄有天下不失
舊物而建封略一遵前制諸侯禁網日月增密末世衰
微遂以卑弱宗室懼於罪敗同姓挫於庶民一夫攘臂
故以能亂天下矣由此觀之五等之治歷載彌長君臣
世及莫有遷去雖元首不康諸侯不為失政一國不治
天下不為之亂故時有革代之變而無土崩之勢郡縣

之立禍亂實多君無常君之民尊卑迭而無别去來似於過客人務一時之功家有苟且之計機務充於王府權重幷于京師一人休明則王政略班海内元首昏闇則匹夫擬議神器是以閨闈不淨四海為之鼎沸天網一弛六合為之窮兵夫安危之勢著於古今歷代之君莫能創改而欲天下不亂其可得乎嗚呼帝王之道可不鑒歟癸丑追尊凡績曰齊武公仲曰魯哀公盧芳自匈奴入高柳左馮翊蓋延薨是時天下墾田多不實百

姓嗟怨諸郡各使吏奏事帝見陳留吏其牘下疏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詰問吏吏誑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東海公陽在幄後因言曰吏受郡敕欲以墾田民相比方耳詔難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故田宅不可問乃詰吏吏具服如陽言由是帝彌重陽也

十六年春二月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九真日南合浦並為盜賊三月辛丑日有食之冬十月盧芳降封芳為

代王是時天下刺史太守以墾田不實下獄死者十餘人於是南郡太守劉隆亦繫獄上以隆功臣也免為庶人上從容問虎賁中郎將馬援曰吾甚恨前殺牧守多也援曰得罪而死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上大笑其順時不忤皆此類也援長七尺五寸眺眉美鬚博通多聞閑於進對善說前言往事與上言舊時三輔長者閭里豪傑皇太子諸王聽之無倦上知援智有餘甚見親重

十七年春二月乙未晦日有食之夏四月上幸滎陽穎川章陵六月癸巳臨淮公衡甍秋七月廬江費登等反虎賁中郎將馬援平之冬十月辛巳皇后郭氏廢立皇后陰氏初郭后寵衰數懷怨恚故廢東門候郅惲上書曰臣聞夫婦之間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況臣欲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也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上善之曰惲恕己而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陰后南陽新

野人更始元年世祖納后于宛方北之洛陽令后歸新野止宛宛中多黨諸陰鄧鄉里豪居能自讓建武初迎后於育陽為貴人上以后性寬仁欲立之后輒退讓自陳不足以當大位時郭后以生太子彊故遂立郭后及后生東海王陽而寵益盛后性慈仁十歲喪父語及之未嘗不流涕上常言希見覩不在已數十年語及之輒涕者追爵謚后父隆為宣恩侯以兄識為侍中封原鹿侯識弟興為期門僕射興弟就襲父爵更封新陽侯識

字次伯齊武王時已率宗人賔客為偏裨矣及隨世祖征伐數有戰功將益其邑讖辭曰天下初定將帥有功者衆臣幸託屬掖庭賞賜豐衍如復加爵邑此親戚受賞國人計功也不可以示天下上甚美之興字君陵筋力過人其從出入常操小蓋鄣翳風雨泥塗狹隘躬自履涉上所幸止必先入清宮居則博覽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游俠與張宗等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其所長而達

之張汜之徒與興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為言是以世稱其忠起第宅采椽麤朴足避風雨常稱豐屋之戒若不修德雖有崇臺廣厦猶傳舍也上嘗封興置印綬前興固讓曰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受爵土令天下觖望臣誠不願臣蒙陛下中宮恩澤至厚可謂富貴已極不可復加上見其讓切不奪其志皇后問故興曰后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多見不知量外戚家苦不知謙嫁女欲因勢力配尊貴娶婦求公

主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當知足驕奢益為觀聽所譏后悅其言不為宗親求位以干王政就剛彊不順理頗以貴勢傲物扶風人井丹髙抗之士也諸王貴人更請丹莫能致就自以為能致丹詭諸王錢二萬使人通丹致之丹不得已乃詣就為丹設麥飯蔬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為能供美食故相過耳何謂如此就更為置盛饌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聞桀乘人車此其是邪坐中皆失色莫之敢應就即為去輦談論盡日乃去以

其名高就等無敢失意者丹亦終身不仕明帝初就為少府子酆尚酇邑公主公主驕妒酆亦狷狹遂殺公主酆誅死就自殺家屬歸本郡郭后既廢太子太傅張湛稱疾引退為太中大夫上欲以湛為大司徒湛至朝堂坐遺小便自稱疾篤遂不用卒于家湛字子孝右扶風平陵人舉動必以禮雖幽室閒處不易其度閨門之内若嚴君焉三輔歸之以為儀表成哀間為二千石王莽時歷守尉建武初為左馮翊修禮教明好惡政化大行

嘗告歸平陵望縣門而下車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湛被徵當還馮翊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湛曰君以德進湛以罪退逡巡而去湛常乘白馬上每有異政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壬午徙右馮翊公輔為中山王諸國公皆為王是歲鳳皇五集潁川郡衆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留止七十日

十八年春二月蜀郡史歆反巴郡宕渠楊偉徐容等各

起兵以應歆大司馬吳漢藏宫擊之壬午上幸長安祠園陵夏四月伏波將軍馬援扶樂侯劉隆樓船將軍段志平樂侯韓守擊交阯至合浦段志病死援當浮海入交阯船少不足渡乃問山行者遂浮海隨山開道千餘里自西至浪泊擊徵貳等降者數千人韓守後病死援并將其衆追徵貳等至禁溪連破之貳等各將數百人走戊申上幸河内五月代王芳復入匈奴六月壬戌赦益州殊死以下亡命者秋史歆等平吳漢徙偉客等二

百餘戶于長沙冬十月庚辰上幸南郡還祠章陵辛丑追謚外祖父樊重為壽張敬侯重字君雲家世溫厚三世不分財重居家有法子孫進見如吏其治家僮僕無遊手身自督率故能殖其財田至三百頃資至巨萬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規欲治器物則先種梓漆人皆笑之然卒得其用居家擬於邦君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訟由是縣邑敬其德讓重八十餘而終不索假貸者可百餘萬臨困悉削文書不告兒子

債家聞之皆爭往償之諸子不受也中子宏字靡卿初與齊武王共起義兵湖陽收繫妻子將殺之湖陽令曰樊重父子有禮行于鄉里正有大罪且當在後何可殺邪宗家亦有繫者多被害唯宏妻子得免後隨世祖征伐數有勤勞封壽張侯宏謙恭畏慎不汲汲於官位父子內相勑戒以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嘉榮勢也天道惡盈而好謙畏天道耳前世貴戚可明戒也保身全命云何不樂哉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盡雖令不

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下上以是尤重之時見得失乃
獻便宜輒自手書削藁公卿朝見訪政事終不敢對疾
病上自臨視垂涕問所欲宏自陳身無功食大國誠恐
子孫不能保全大恩令臣䰟神慙負黄泉願還壽張食
小鄉亭上悲傷其言後復封宏小子茂為平望侯臨薨
敕諸子薄葬靜埽閉户物不得有所下與夫人同冢異
藏各自一延道以死本異時棺柩一藏不當復見如有
腐敗傷孝子心朝廷善之謚曰恭侯初兵革起而皇妣

毚宗人樊臣公獨親殯斂世祖即位擢為中大夫固始侯李通毚謚曰恭侯賜甚盛上及皇后親弔送葬

十九年春正月巷人傅鎮反臧宫擊之東海王陽曰賊相迫刼反耳其中必有欲悔者今圍之急不如小緩之令得亡逃亡逃亭長足以取之從之賊果破走馬援斬徵貳等二月封援為新息侯設牛酒勞軍士因撫觴而言曰吾從弟少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人生一世但求衣食仕宦不過郡掾吏守墳墓護妻子鄉里稱善人斯

可矣安用餘為當吾在浪泊西時下潦上霧毒氣浮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憶少游語何可得也今賴諸士大夫之力而吾先受其賜所以喜且愧也坐者聞之莫不歎息之

袁宏曰少游之言有心哉人之性分靜躁不同或安卑素守隱約顧視榮名忽若脫屣彼二塗者終之以道亦各一家之趣也然功業難就而卑素易從古今之士莫不自託於功務而莫肯於閒逸者將自負其才殊衆而

動乎然而榮名功業非為不善也千載一遇處智之地難也若夫安素守隱其於人間之𢥞故以易而無累矣然苟非夷塗外物難必螻蟻且能為害而況萬物乎故久處貿賤誠有志者之所恥也歸終而言取保家之主乎詔援復擊九真自無功至居風斬首五千餘級徙其渠帥數百家於零陵援所過令治城郭修溉灌申舊制明約束是後駱越常奉馬將軍故事自郭氏廢後太子彊不自安郅惲勸之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

昔高宗賢君吉甫令臣及有纖芥放逐孝子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引愆退身彊遂因左右陳誠願備藩輔世祖遲延者久之乃許焉十月戊申皇太子彊封東海王食東海魯國二郡租賦之稅車服之飾加於諸王彊上書讓東海又因太子口陳至誠上不許以彊章示公卿而嘉歎之

袁宏曰建太子以為儲貳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後漢之業宜遵統一

之道以為後嗣之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
適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
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廢興不同父子兄弟
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惲字君章
汝南西平人志氣高抗不慕當世王莽末民不堪命惲
西至長安上書諫莽曰臣聞智者順命以成德愚者逆
以取害神器有命位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以陛下就
臣位陛下宜順天命轉禍為福如不早圖是不免於竊

位也天為陛下嚴父臣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雝惟陛下留神莽大怒即下詔獄劾惲大逆猶以惲據正義難即害之使黄門近臣脅導惲令為病狂恍惚不自知所言惲終不轉曰所言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遂繫經冬會赦得免因南遊蒼梧建武初自蒼梧還鄉里縣令卑身崇禮以為門下掾惲感其意遂為之屈惲友人董子張父及叔父為人所害子張病困惲往候子張子張絶良久氣復還視惲歔欷惲曰吾知子

不悲天命長短而痛心二父讎不復也子張臥目擊惲
惲即起將客追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悲喜氣便
絶惲即詣令自首令應之遲惲曰為交報讎吏之私也
奉法不阿君之義也虧君生身非節也趨出詣獄令跣
追之拔刀自向曰子不出吾以死明之惲隨令出久之
為郡功曹汝南舊事冬饗百里内縣皆持牛酒到府讌
飲時太守歐陽歙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繇延天資忠
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書曰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蓋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衆儒共論延功顯之於朝太守敬嘉厥休牛酒以養德主簿讀教戶曹引延受賜惲前跪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掩覆按延質性貪邪所在荒亂虐而不治宄慝並作百姓怨之而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臣俱喪孰舉有罪君雖顛危臣子扶持不至于亡惲敢再拜奉觥歙甚慙門下掾鄭次都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之德也可無受觥哉太守

曰實歛罪也敬輿𣶒惲乃免冠曰昔虞舜輔堯四罪咸服讒言弗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惲不忠孔壬是昭謬言得人豺獸從政既誹謗而又露言罪莫重焉請收惲延以明好惡歛曰是吾過也遂不宴而罷歛歸府因稱病延亦退次都素清高與惲厚掐惲去曰道不同不相為謀自古而然子直心誠三代之道𧮂延雖去必復還吾不忍見子有不容君之危盍去乎惲曰孟軻以彊其君所不能為忠也量君之所不能為賊也惲業彊之

矣障君於朝而不死職以求直罪也延退惲又去不可
次都遂去隱於弋陽山中居數月延果復名惲即去從
次都止漁釣甚娛留數十日惲喟然歎曰天生俊士以
為民無乃違命而亂倫乎鳥獸不可與同羣子從我為
伊尹乎將為巢許而辭堯也次都曰吾足矣幸得全軀
種類還奉墳墓盡其學問道雖不行施之有政是亦為
政矣吾年耄矣安得從子子勉正命勿勞神以害生各
別去惲客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遷上東城門候世祖

嘗夜出還詔開門入惲不内上令從門舉火射帝面惲對曰火明燎遠遂距不開明日惲諫曰昔文王不敢盤游于田以萬民惟正陛下既游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暴虎馮河可為至戒小臣所竊憂也由是上重之令授太子詩常講殿中後為梁令長沙太守崇教化表異行上使執金吾陰識護太子家博士桓榮授太子經二人者皆專心輔導勸以德義太子亦虛納焉秋九月壬申上幸南陽冬十二月越巂太守任貴反武

威將軍劉尚平之

二十年夏六月徙中山王輔為沛王秋馬援自交阯還位班九卿賞賜甚厚援將至京師故舊迎之平陵人孟冀計謀之士也以援自遠而還勞而賀之援曰我望卿有奇也但復與衆人同語邪武帝時伏波將軍路博德開七郡封符離侯數百戶今我但平亂郡爾猥封近縣且三千戶國家追錄我和汧隴間功我自視功薄賞厚人當功厚賞薄於後乃長先生欲何用相濟冀曰愚不

及是援曰今尚有匈奴烏桓擾北邊我欲自請擊匈奴男兒要欲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矣反卧牀上於兒女子手中死邪冀曰諒為烈士當如此矣會匈奴入右北平詔以事示援遂自擊北邊十月上幸東海沛國省五原郡徙其吏民于河東十二月伏波將軍馬援出定襄上以援勤勞賜縑千疋援謂黄門竇固太僕梁松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公等貴欲不可賤居高益堅願思吾言有識聞援言無不歎息大司馬吴漢薨

諡曰忠侯葬如霍光故事漢性彊力每從征伐上未安
漢不敢息軍有利鈍諸將或失其度漢常自厲吏士益
治兵器上時令人視之曰吳公方修戰攻具上嘗曰吳
公如此隱若一敵國矣及在朝廷唯憂天下嘗旱公卿
請雨不得漢乃悉出其僮僕一時免之漢又嘗出征妻
子在後買田廣業漢還讓妻子曰軍帥在外吏士不足
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付昆弟外家其忠自天性故
能常任禮以功名終是時上欲以衛尉陰興為大司馬

興叩頭曰臣不敢惜身誠恐虧損聖德辭讓至切上以
此聽之乃以扶樂侯劉隆為驃騎將軍行大司馬事
二十一年秋八月馬援以三千騎出高柳失道還匈奴
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率吏士擊之斬首二千餘級遂
窮追出塞復斬首千餘級收其兵器得馬數千疋由是
匈奴鮮卑震服不敢闚塞彤乃思所以離閒二寇以分
其勢招呼鮮卑示以財利鮮卑後不犯塞彤之計也冬
十月匈奴入上谷中山殺掠吏民西域鄯善王安莎車

王賢等十六國遣使奉獻咸願請都護上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厚加賞賜遣之大司空竇融以疾策罷歲餘行衛尉事融數稱疾乞骸骨賜錢帛大官致珍奇弟顯親侯友甍上愍融年衰遣中常侍即其卧内彊進酒食是時郡國皆大水百姓饑饉光祿勲杜林上䟽曰臣聞先王之道寛嚴異用而治同也其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馬芟夷蘊崇之勿使能殖防其漸也狼子野心奔馬善驚成王深知其患故以殷民六族分伯禽七族分康叔

懐姓九族分唐叔收其姦軌又遷其餘衆於成周所以挫其彊禦之力黜其驕恣之志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同符在昔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以削弱六國彊宗故邑里無見利之家山澤無兼并之民萬里一統海内頼安其後輒因衰麤之痛脅以送終之義故遂相率而陪園陵無反顧之心追覩往政皆神道設教強幹弱枝百世之要也是以永享康寧之福而無怵惕之憂繼嗣承業恭已而治蓋此之助也今被災之民輕剽易動

者可徙於饒穀之郡所以散其凶氣全其性命也昔魯
隱有賢行將致國於桓猶留連貪位不能早退況草創
豪帥本無世業徒因擾攘之時擅有山川之利雖遇災然
其狃泰之意徼倖之望蔓延無足不可不察也上察林
材堪任宰相會司空缺乃以林為司空林自為九卿至
三公輒每上封事及與朝廷之議常依經附古不茍隨
于衆為任職相上亦雅善之雖在公卿講授不倦學者
朝夕滿堂士以此慕之初林薦杜陵人申屠剛抗直之

士嘗慕史魚汲黯之為人避亂西州每諫爭隗囂義形於色上以剛為侍御史遷尚書謇謇多直言無所屈撓是時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諫上不聽剛以頭軔乘輿車輪不得前乃止剛數犯嚴顔由是出為隂平令徵為太中大夫以病去終于家

後漢紀卷七

後漢紀卷八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第八

二十二年春閏月丙戌上幸長安祠園邑夏五月乙未晦日有蝕之六月伏波將軍馬援還京師是時梁松竇固以貴幸百僚憚之援嘗小病松來候見援獨拜牀下援安然受之松意不平諸子曰梁伯孫貴重將軍宜為之禮援

曰我乃其父友也雖貴何得失禮由是不為權貴所愛

援外坦蕩而内備禮事寡嫂不衣冠不入閫其於人汎

愛多容然見爵位而無實者笑曰力不應齒士不聞耳

何足畜乎有竒異於衆者雖在少賤必異待之援有籌

策世祖曰伏波論兵常與吾合初援交阯還書戒其兄

子嚴敦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如論議人長短是非此吾所大惡也

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

復言欲汝曹不忘之爾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重之愛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急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之效龍伯高之正不就猶為謹敕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就反類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車輙切齒州郡以為言吾常為之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季良名保為越騎司馬保怨家上書言保所

在惑衆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戒其兄子今在京師與梁松竇固等交上召責松松叩頭流血乃召問援因取所與嚴敦書即日免保官時龍伯高為山都長擢為零陵太守秋九月地震詔南陽郡勿輸今年田租南陽繫囚減死罪一等是歲匈奴國中亂諸將皆言可擊者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願得五千騎足以立功上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遂不出師匈奴之族由來尚矣其在殷周則有山戎玁狁之難逮於秦漢而

有匈奴彊弱之勢前書載之詳矣王莽時欲分匈奴
匈奴大怒縱兵犯塞傷殺吏民莽乃盛兵以擊匈奴嚴
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周秦漢征之然皆
未有得上策者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也當周宣
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征之盡境而還視戎狄之
侵譬猶蚊虻之蟲敺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武
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雖有尅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
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疲耗匈奴亦困而天下敝是為下

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也莽不從匈奴遂叛北邊大擾世祖之初方憂中國未遑外事也初匈奴右日逐王比單于知牙斯之長子也自呼韓邪單于死後更令兄弟相傳知牙斯死傳弟臧咸臧咸死傳弟輿輿立欲傳其子然其弟知牙師川次當為單于者也比曰以兄弟言之知牙師當立以子言之我前單于長子也輿疑之輿死子馬鞮立鞮死弟

滿奴立比遂失次怨恨而匈奴國中旱蝗連年草木皆盡人畜死者過半比乃遣人奉匈奴圖詣西河求和親盡收南邊諸部呼衍日逐等叛匈奴匈奴遣萬餘騎擊比不勝呼衍日逐等共立比為呼韓邪單于孝宣時其大父呼韓邪歸漢得成故襲其號於是有南北單于

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夷反武威將軍劉尚擊破之置江夏郡三月南單于遣使稱藩願修舊約天子議於公卿咸以為蠻夷猾夏情僞難知不可許大司農耿國

以為今天下初定尤宜受之令東撫烏桓北拒匈奴邊陲永息干戈之役萬世之策也上善而從之使中郎將段柳使匈奴於是單于拜伏受詔遣弟左賢王將兵擊北單于連破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單于既稱臣入居塞內上書遣子貢獻漢賜單于冠帶衣裳黃金龜璽什物各有數單于乃分部諸帥以鄣北邊北單于惶恐頗還所略漢人數遣使詣武威求使者皇太子以為南單于新立今若遣使恐阻南單于意故但報其書不遣

使者冬十二月武谿蠻夷反遣劉尚擊之尚軍没驃騎大將軍杜茂鬲侯朱祐祝阿侯陳俊虆朱祐貴儒學論議常依古法為將帥受降追奔逐北以破敵為功不問斬首多少軍吏以不得鹵掠故或有怨者徙封鬲侯食邑七千餘户自陳功薄而賞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上不許初上學長安嘗過祐祐方講留上須講竟乃共讌語及上幸祐第語及平生上曰主人得無捨我講乎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天下大司空杜林薨太僕

張純為大司空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文章顯林少有俊才好學問沈深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父子善文章林從竦受書漸漬內外為當世通儒王莽敗盜賊並起林與弟成俱至河西隗囂聞林名故深敬待之以為治書後以病去囂欲超用之遂稱痼疾囂心恨林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也今且從師友之位以從其志焉林雖困乏終不為屈林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

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難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絶於此邪至建武初弟成死故林持喪東歸顯昭既遣林後悔令刺客楊賢於隴遮刺林賢見林自推車載弟喪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者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亡去上聞林已還乃徵林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上甚悅賜車馬衣被歲餘遷司馬司直百僚知林以名德用甚敬憚之林既至京師與英俊集會咸敬林之博雅洽聞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

長於古學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定三統歴及見林皆推服馬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學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絶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

二十五年春正月烏桓大人郝且等率衆貢獻封其渠帥為侯王烏桓者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伐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其俗善騎射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刻木為信無文字而衆不敢違犯其先為匈奴中

亂烏桓始盛鈔擊匈奴匈奴為之轉徙數千里漢南遂空戊申晦日有食之初劉尚軍沒議復遣將帥時馬援年六十二矣上憫其老方内選擇未有所定援自請曰臣尚能披鎧上馬上試馬援既據鞍左右顧乃下遂遣之冬十月伏波將軍馬援揚虛侯馬武東牟侯耿舒擊武谿援謂所親杜愔曰吾受恩深厚常恐不得死國事也今得所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共事殊難得調獨惡是爾南鄉侯鄧晨薨初晨為常山汝

南太守皆有名跡為吏民所愛在汝南起鴻隙淝灌田數千頃百姓於今利之徵為光禄大夫數與宴見陳説平生晨從容白上曰僕竟辦之上大笑晨疾病天子手書慰問中宫及寧平公主皆為垂泣既薨使謁者招新野主魂備官屬合葬於北邙山上與皇后親臨送葬賞賜甚厚謚曰惠侯

二十六年春正月增吏俸自三公至於佐史各有差二月馬援至臨鄉大破蠻軍斬首千餘級蠻有二道一曰

壺頭二曰充中壺頭徑近而多險充中遠而運糧難初上與諸將議所先擊因以疑而未決軍至長沙中郎將耿舒上言先擊充中賊援以為延日費糧不如進攻壺頭賊乘高守隘船不得進會夏暑熱吏士疫死者多援亦病困穿岸為室以避暑氣賊每乘高鼓譟援輙扶人覷之左右壯其意皆為之流涕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言舒前上言擊充中賊糧雖難致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奮擊今壺頭竟不得上又大軍疾疫皆如舒言弇

奏舒書上遣梁松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松未至而援已死松與馬武等毀惡援於上上大怒收援將軍侯印綬是時軍士死者大半謁者宋均軍不得返與諸將議欲承制降賊諸將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安國家專之可也均勒兵戍列稱詔降之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降均均為置長吏而還均自請矯制罪天子嘉其功賜以金帛其後每有四方異議數訪問馬於是援家屬惶怖不敢歸舊塋買城西數畝地葬其中賓客故人

不敢送葬故雲陽令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采其策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以王禮葬田横令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内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誅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以四年冬始歸正朔當此之時廣述殭號於益州隗囂擁兵於隴冀豪傑盱睢各自為政援拔自西州慕德效死孤立貴人之

間曾無一言之佐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征衆議狐疑援深建西州可破之策隗囂尅定援有力焉及隴右未清羌虜擾邊援奉使隴西奮不顧身間行山谷之中揮戈先零之野兵動有功師進輒克徵在虎賁則有忠策嘉謀於國用之南征交阯克平一州使王府納越裳之貢邊境無兵革之憂間者使南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卒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没師深入未必為是

不退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在遠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征出塞再南渡江觸冒害氣僵尸軍中名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内不知其過衆庶不聞其罪卒遇三夫之言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攻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操孤危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義士之所悲也惟陛下思竪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於黄泉也書奏不報歸田里時梁松竇固等在中上問知朱勃乎對曰

故雲陽令也以所上章使讀之松固驚相謂曰如是陛下不甚罪伏波也

袁宏曰馬援才氣志略足為風雲之翮躍馬委質編名功臣之録遇其時矣天下既定偃然休息猶復垂白據鞍慷慨不亦過乎嘗試言之所以保才者智也才智之用通物為貴苟才大者濟衆小者獨善則涉乎通方者其智彌廣矣夫觀雲梯之功則知班匠之巧覩太平之業則悟聖人之明降斯以還參差百品雖智效一官功

覆一簣亦才力之所會也古之君子遇有為之時不能
黙然而止擊節驅馳有事四方者葢為斯也然自非賢
達不能量也遭命世之君傍日月餘光廢興指授稟其
規略故功名保全身有餘地若不值其主而獨任其心
得一旅而志一邑得一邑而圖一國故事捷而攻之者
衆勲立而日就於難又況顛沛嶮巇不測之慮哉夫才
智有餘功名不足者有矣事業未半而勲過者有矣所
乘之勢異而難易之功殊也而有為之人幸而要之雖

徼一時之功暴居視聽之右外有駭物之患内懷思慮之憂爾乃中路悵然欲退無途其勢然也善為功者則不然不遇其主則弗為也及其不得已必量力而後處力止於一戰則事易而功全勞足於一邑則慮少而身安推斯以往焉有毀敗之禍哉馬援親遇明主動應銜轡然身死之後怨謗並興豈非用過其才為之不已者乎夏四月初營壽陵依孝文故事務從省約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凡帝即位必營壽陵具終體漢之制也上常

聽朝至於日昃講經至於夜分或與羣臣論政事或說古今言行鄉黨舊故語及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侍對之臣莫不悽愴激揚欣然自得雖非大政進止之宜必遣問焉所以勸羣能也皇太子從容言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黄老養性之道今天下乂安願省思慮養精神優游以自寛上答曰吾自以為樂矣

二十七年夏太僕趙熹為太尉是時南單于新稱藩焉桓始入朝上命熹思安邊之策為久長之計熹乃議復

代郡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郡遣諸王之國喜字伯陽宛人也喜從兄為人所殺無子喜年十五結客為報讎更始初舞陰大姓李氏擁兵自守更始遣將降之不下曰聞趙氏有孤孫喜信義著聞願降之更始乃徵喜時未二十更始笑曰蠒栗犢能服重致遠乎即以為偏將軍詣舞陰降李氏因入潁川轉擊諸未下者更始大喜曰卿名家駒也努力勉之昆陽之戰喜頗有功拜為中郎將封勇功侯更始敗喜歸鄉里初喜與鄧奉善奉

之叛也喜數與書切責之時有言喜為鄧奉計策以毀惡之者詔喜屬建威將軍以功自贖喜不自言奉死後上得喜書驚曰趙喜真長者也即徵喜待公車時江南未通以喜守簡陽侯相將給兵騎之官喜自請不願請單騎馳往度其形勢臨敵制宜若將兵騎往彼必為吏民所疑上許之喜至簡陽民閉城門不肯納喜便止城門外問國中大夫素為百姓所親信者乃召問之對曰夫擁兵欲以自守而至於為賊恐懼不能自反耳喜因

告以倉卒之時非國家所疾無自疑阻懇為陳恩信賊遂自縛詣喜降後為平原太守甚有治迹百姓歌誦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遣諸王就國三月臧宮上書勸上征匈奴詔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民者其祚延長樂身者不久而亡故曰地廣者荒德廣者彊今無善政災變不息憂念民艱論語云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而欲復遠征乎

冬十月癸酉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宫上會羣臣問

曰誰可傅太子者皆曰執金吾陰識可也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上曰善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而以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乃大會子弟陳其車馬印綬曰此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邪於是皇太子經學始成少傅桓榮上疏曰臣幸得侍帷幄經學淺短無所補益聖質夙夜慙愧今太子經學已通自有識

以來儲君副主莫能傳之今太子獨能傳之此誠萬國之福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矣謹遣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陽以童蒙承訓九載不深達師意而猥見褒奬非其實也夫五經之道廣大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自宰予之徒親事孔門開邪以度猶尚怠懈晝寢況於不才者乎苟非其人道不虚受冉求曰非不恱子之道力不足也歸道受謝非所敢聞是時禁網踈闊王侯貴人多通賔客壽光侯劉悝更始少子也得幸

於沛王輔怛怨盆子殺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獄三日由是捕諸王賓客死者千餘人初馬援謂其司馬呂种曰建武初名為天地始開從今已後海內日當安樂耳顧我嘗獨有所憂國家諸子並壯皆不防微廣通賓客門庭如市吾恐自此大獄起矣卿其慎之援凡女壻王磐故平阿侯子也好施愛士名振江淮間後遊京師交結諸侯援謂所親曰王子石傑士也今若京師在長者間用氣自行陵折者多必用亡

身於是呂种王龔馮衍皆以諸王賓客下獄种歎曰馬生之言其神乎种龔死獄中衍被赦出廢于家上言曰臣伏念帝王大體古今通論常獨慨然夫以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疎與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妬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勞而欲免讒口於

當世豈不難哉臣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苟容以求世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今幸遭清明之世飭躬自行之秋而怨讎叢雜讒議横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也疎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日惶恐自陳以救罪過書奏天子不用猶以前過也衍字敬通馮奉世之後有奇才博通無所不覽王莽時諸公多薦之者衍辭不肯仕衍有大度自度其才不能耦世取容故遂坎壈失志

居常慷慨庶幾名賢之風家貧年老常為司隷從事舍
椒侯馬成薨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遣使者舉冤獄問
鰥寡庚巾賜天下男子爵各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
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乙丑詔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
減本罪各一等不孝不道不在此書
三十年春二月甲子上幸魯國濟南夏四月從左馮翊
公馮為中山王五月旱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

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冬十月丁酉上幸魯國太尉喜司空純上書曰自古帝王治道之隆未嘗不登封太山以告成功書曰二月東廵狩至于岱宗封禪之義也陛下受命中興順天行誅修復祖宗撫寧萬國天下曠然咸蒙更生夷狄慕義符瑞並應詩云受天之祜四海來賀誠宜封禪告成以順天心詔曰是何言也當今日月薄蝕災異並臻吏失其職百姓怨讟吾誰欺欺天乎於是羣臣不敢言膠東侯賈復薨謚曰剛侯復嘗戰

被創甚上大驚曰我所不令復别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復婦孕上曰女邪我取之男也我與之女勿憂妻子復數從征伐未嘗破敗數為諸將潰圍解陣身被十二創上以復敢深入稀令遠征欲自將之故少方面之功諸將每論功人人自伐復獨默不言上曰賈君之勲我自知之功臣中最見親禮左將軍官罷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為人剛毅方直慷慨有大節闔門守静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世祖方以吏事責三公故

遂不用功臣是時列侯唯膠東侯賈復高密侯鄧禹固始侯李通與公卿參議國事

三十一年夏五月戊辰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癸酉晦日有食之秋九月甲辰詔死罪下蠶室其女子宮鮮卑大人於仇賁率其種人貢獻封賁為王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別居鮮卑山因號焉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自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未有名通於漢而與烏桓接當是時南單于更相

攻伐而鮮畢遂以彊國

中元元年春正月天子覽河圖會昌符而感其言於是太僕梁松復奏封禪之事乃許焉二月辛卯上登封于太山事畢乃下是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姓皆見之甲午禪於梁父

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宮府山川者雲氣之丘墟萬物之生遂則宮府之功大雲雨施其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于山川

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云東廵狩至于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廵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況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盖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

之大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體也德不周洽不得擬議斯建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黄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罷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三月丙辰司空張純

萇純字伯仁京兆杜陵人父放襲爵昌平侯成帝時以遊讌得幸而純以學行稱哀平世為侍中諸曹校尉王莽時為九卿遭亂世保全侯爵建武初以先詣闕復封故國拜太中大夫遷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上以純宿衛久弗奪也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純歷事先朝明習故事是時朝廷草創舊典多闕每有疑議輒訪問純自郊廟冠婚之禮多所正定純重慎固密時有上書輒削藁草上甚重之一日至數引見

及為宰相務存無為慕曹參之迹所辟召皆當世通儒純臨薨勅家丞曰司空無功勞於國猥蒙大恩爵不當及子孫其勿紹嗣純長子根常被病大行問嗣家上小子奮奮辭讓曰先臣遺令臣兄弟不得襲爵故臣不即拜命猥闕詔書驚愕惶怖臣兄哀臣幼小故託稱疾病不聽奮字穉通謙約節儉閨門雍睦租稅賑給宗族常自困之官至司空夏四月己卯大赦天下復梁父奉高嬴勿出今年田租戊子上幸長安祀長陵是時醴泉出

京師百姓痼疾飲者皆愈又有赤草生於泉側郡國三十一上言甘露降有司奏曰孝宣帝時每有嘉瑞輒為之改元故有神雀五鳳之號所以奉答神祇表彰德信也天子拒而不納是以史官不得而記焉六月衛尉馮魴為司空賜爵關内侯冬十月甲申使司空魴告禮高廟曰高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得王呂太后王諸呂滅亾三趙賴神靈諸呂伏誅國家永寧呂后不宜配食地祇高廟薄太后慈仁孝文皇帝賢明子孫賴之福延至

於今宜配食地祇高廟今上薄太后尊號為高皇后遷呂后尊號為高后

袁宏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體猶今為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之義均也而况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是歲起明堂辟雍靈臺初議靈臺位上問議郎桓譚

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上問其故譚復言讖之非上大怒曰桓譚非聖人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譚以屢不合旨出為六安太守丞失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南陽人尹敏字幼季才學深通能論讖以司空掾與校圖讖敏言於上曰讖書聖人所作然其中多近鄙别字頗類俗人之辭虛實難識恐誤後生上不然其言敏因書之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上讀怪之召敏問其故敏曰臣

見前人多增損圖書是以因自著罪無狀上深非之而不罪但令削去之然以是沈滞官止長陵令敏性恬淡不慕功名專好聖哲之書初與班彪相善每相與談常日晏不食晝即至夜夜即至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惠施沒莊周杜門相遇之難也

二年春正月辛未初起北郊祀后土丁丑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戊戌帝崩南前殿遺詔曰朕無益百姓如

孝文帝制度務從省約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使因督郵奉奏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年二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凡帝妃稱皇后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妾臣昭儀已下至中家人子二十等漢之制也光武中興悉闕昭儀家人之號唯有貴人金印紫綬自美人宮人綵女皆無秩祿四時賞賜而已是時諸王皆徵還國遭大憂新承王莽之亂國失舊典嗣帝與諸王居止同席時上下沿襲莫之與正太尉趙熹橫劒正

色扶諸王下以正尊卑乃申宮衛整禮儀百官肅然三月丁卯葬光武皇帝於原陵慎侯劉隆薨夏四月丙辰詔曰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先帝受命中興德侔五帝朕繼體守文不知稼穡之艱懼有廢失以墮先業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之不逮特進高密侯禹明允篤誠元功之首其以禹為朕之太傅進見東向以明殊禮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以蒼為驃騎將軍其賜天下男子爵

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鰥寡孤獨粟人十斛上
新即位欲崇引親賢優寵大臣乃以山林之勞封太尉
熹為節鄉侯司空訢為安鄉侯司徒紡為揚邑侯蒼上
䟽讓曰陛下慈恩哀臣蒼臨朝之日以為命首舉負薪
之才升君子之䆠令勸賞之士怠於力行臣誠内迫頑
愚辱汙輔將之位必被詩人亦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
荒無警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宜并省武官尤
不宜建昔虞舜克諧君象有鼻不及以政誠不忍揚其

惡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自漢已來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唯陛下遠遵舊典終畜養之恩不勝至願願上驃騎將軍印綬上不聽蒼以母弟輔政盡心王室其所賓禮皆當世名士初太原人郇恁隱居山澤不求於世匈奴嘗入太原素聞其名乃不入郇氏舉宗賴之建武中徵恁不至於是蒼復辟恁而敬禮焉嘗朝會上戲恁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反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不得來驃騎執法以檢下臣不敢不至月

餘辭去終於家秋九月隴西羌反冬十一月中郎將竇固揚虛侯馬武征羌十二月甲寅詔自殊死已下聽贖罪各有差

後漢紀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十九

十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費恩綸

後漢紀卷九

晉 袁宏 撰

孝明皇帝紀第九

永平元年四月癸卯封故衛尉陰興子慶為鮦陽侯博為隱彊侯楚王英子許昌為龍舒侯東海恭王彊建武二年立母郭氏為后彊為皇太子十七年而郭后廢彊常戚戚不自安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

光武不忍遲迴者數歲乃許焉十九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帝以彊去就有禮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縣賜虎賁旄頭宫設鐘鼔之懸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嘉歎之以彊書宣示公卿初魯共王好宫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彊都魯中元元年入朝從封岱因留京師明年春帝崩冬歸國永平元年彊病顯宗遣中常侍鉤盾令將太醫乘驛視疾詔沛王輔濟南王康

淮陽王延請魯五月戊寅彊病困臨命終上疏謝曰臣蒙恩得備藩輔特受二國榮寵巍巍無量訖無報稱自修不謹連年被病為朝廷憂皇太后陛下慈憫惻至動發中心臣內省視氣力羸劣日夜寖劇終不望復見闕庭奉承帷幄辜負重恩銜恨黃泉言之絕腸惟皇太后陛下加供養數進御食避風氣終始天道臣彊困劣言不能盡意願悉謝諸王不意長不復相見臣特蒙大恩兼大國政小人也猥當襲臣封非所以全利之也如皇

太后陛下深為規度誠願還東海以臣無男之故則處臣三女小國侯此臣夙夜之願也彊薨問至上與皇太后悲慟不自勝乃詔諸王京師親家皆詣東海奔喪遣司空魴持節視喪事賜旂頭鸞輅龍旗虎賁縈寵之盛無與為比謚曰恭王詔東海傅相曰王謙恭好禮以德自終其葬送之具務從省約以彰王卓爾之美子政嗣淫慾無行故彊以為言秋七月西羌破走餘衆悉降徙三輔羌之先三苗之裔也其俗以父名母家姓為號出

十二世相與婚姻妻後母報嫂無鰥男寡婦故種類繁息其為兵長於山谷短於平地男子兵死有名且以為吉病終謂之劣又以為不祥婦人產乳丈夫被創不避霜雪得西方金氣焉夏后氏衰戎狄在邠岐之間殷衰周太王自邠之岐周衰幽王為西戎所滅故羌之為患自三代然也

袁宏曰夫民之性也各有所稟生其山川習其土風山川不同則剛柔異氣土風乖則楚夏殊音是以五方之

民厥性不均阻險平易其俗亦異況乃殊類絶域不賓之旅以其所禀受有異於人先王知其如此故分其内外阻以山川戎狄蠻夷即而序之夫中國者先王之桑梓也德禮陶鑄為日久矣有一士一民不行先王之道必投之四裔以同殊類令承而納之以亂大倫違天地之性錯聖人之化不亦敝乎昔伊川之祭其禮先亡識者覩之知其必戎況西戎北狄雜居華土嗚呼六夷之有中國其漸久矣八月戊子徙山陽王為廣陵王昇歲

太傅鄧禹好時侯耿弇薨謚禹曰元侯弇曰愍侯禹疾病天子親數問除二子為郎分禹國封三子為列侯禹内文明外温恭不事產業常欲避權勢十有三男各命通一經其閨門之訓皆可為後世法長子震為高密侯次襲為昌安侯次鴻為車騎將軍坐出塞追叛胡下獄死第六子訓不好文學禹以此非之然好施愛士濟人之急士無貴賤見之如舊以謁者使外國為烏丸校尉徙杼秋侯股為居巢侯揚州刺史詔以股口無擇言行無

怨惡宜蒙褒顯以勸天下乃徵股行執金吾事

二年春正月辛未祀光武皇帝於明堂始服冕珮玉禮畢登靈臺觀雲物大赦天下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國時各為靡麗之物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毀矣漢初文學既闕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珮玉乘輿擬古式矣

袁宏曰昔聖人興天下之大利除天下之大患躬親其事身履其勤使天下之民各安性命而無夭昏之災是以天下之民親而愛之敬而尊之夫親之者欲其閒敞平懌而無疾苦之患也故為之宮室衛以垣牆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敬之者欲其崇高榮顯殊異於衆故為之旗旌表以服章階級懸絕不可得而逾也後之聖人知其如此自民之心而天下所欲為故因而作制為之節文始自衣裳至于車服棟宇垣牆各有品數明其制度

盡其器用備物而不以為奢適務而不以為儉大典既載陳於天下後世因循守其成法故上無興事下無移業先王之道也末世之主行其淫志恥基堂之不廣必壯大以開宮恨衣裳之不麗必美盛以修服崇屋而不厭其高玄黃而未盡其飾於是民力殫盡而天下咸怨所以敝也故有道之主覩先王之規矩察秦漢之失制作營建務求厥中則人心悅固而國祚長世也二月甲子立皇后馬氏皇子坦為皇太子賜天下男子爵各有

差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粟五斛后馬援女也后有四兄二姊長兄廖及防光二姊與后同母兄客卿幼而岐嶷初援南定百越北征匈奴謀議之士集於門下客卿年六歲能應接諸公專對賓客嘗有死罪亡命者客卿藏匿之不令人知援甚奇器之以為壯大必任將相故以秦時宮號字焉援薨後客卿早死太夫人悲傷發疾恍惚昏亂后時年十歲幹治家事敕制僮僕昆弟親屬各得其宜諸家皆以為太夫人所為也後聞之咸驚

異焉嘗疾令卜者筮之曰此女當為帝妃貴不可言久之太夫人亾珠直數萬錢問相者相者指一御婢此人盜之果如其言太夫人竒之乃令相諸女見后驚曰我必為此女稱臣貴而少子太夫人曰得無無子乎相者曰有一子遽失得人子力愈於自生子也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侍同列如承貴尊先人後已𤼵於至誠由是見寵及有司奏立長秋宫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宫即其人也嘗從容問以政事后輙推心以對無不當意

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嘗言繼嗣當以位薦達左右如恐
不及其見寵者與之恩隆未嘗與侍御者私語其防閑
慎微皆此類也性不喜出入遊觀上時幸苑囿離宮輙
諍諫辭意甚美上納馬誦易經習詩論語春秋略記大
義聽言觀論摘發其要讀光武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
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未嘗不歎息也后志在克己不
以私家干朝廷凡廖為虎賁中郎防光為黃門郎訖明
帝世不易官三月上初禮於學臨辟雍行大射禮使天

下郡國行鄉飲酒禮於學校秋九月沛王濟南王淮南王東海王来朝冬十月壬子上臨辟雍初養三老五更於是士效禮樂三雍儀制備矣詔曰五更桓榮以尚書教朕十有餘年周頌曰視我顯德又曰無德不報其賜榮爵關内侯食邑五千户榮病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上憫傷之臨幸其家入巷下車擁經趨進躬自撫循賜以牀帳衣服於是諸侯大夫問疾者皆拜於牀下及終贈賜甚厚上親變服臨送賜冢塋初榮為太常上幸其

府令榮東面坐設几杖之禮而百官能通經義者及榮門下生數百人上親自下説時有問難者上謙而不答曰太師在是也供御畢悉以餜賜榮字春卿沛國亢人少給事郡縣長師事九江朱文家貧常傭自供食夜誦讀無懈怠十五年不歸家京師以此稱之父卒榮奔喪九江負土成墳因留教授徒衆數百人王莽末天下擾攘兵革之間窮厄絶糧然抱持經書與諸生逃匿山谷講授不輟建武中大司徒辟榮年已六十餘矣時虎賁

中郎將豫章何湯榮門下生也以選授皇太子經世祖問湯何所師對曰桓榮世祖即召榮令說尚書善其說拜郎賜錢十萬入授皇太子甚見尊重每朝會世祖輒令榮於公卿前說因問長安時舊事世祖曰得卿幾晚善博士也榮叩頭曰臣經學淺薄不如同門生揚州從事臯弘郎中彭閎世祖曰俞汝諧因除榮為博士榮謙恭有蘊藉每論難於前常持禮讓以義理相喻不苟以言辭取勝儒者以此高之少子郁字仲恩傳父業以任

為郎滎卒郁當襲爵上書讓孤兄子上不許遷侍中上以郁先師子有禮讓甚親厚焉常居中論經問以政事

甲子幸長安祠陵廟遣使者祠蕭何霍光車駕過軾墓所賜二千石令長已下各有差十月護羌校尉竇林有罪下獄死

三年春二月太尉趙喜司徒李訢坐事免左馮翊郭丹為司徒南陽太守虞延為太尉延陳留東昬人初為細陽令信行於民棄官還家太守傅宗聞其名署功曹宗

輿服出入擬於王侯延每常進諫曰晏嬰相齊裘不補公儀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夫以約失之者鮮矣宗勃然不悅曰昔者諸侯今之二千石也延以陪臣喻諸侯豈其謂也延以不合意退去宗後果以奢麗得罪臨當伏刑世祖使小黃門往視之宗乃仰天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後車駕過外黃詔問陳留太守寧有功曹虞延邪太守對曰今為南部督郵乃引見問諫前太守時事延具以狀對詔問延外黃園陵寢殿祭器俎豆悉曉

其禮由是遂見重馬賜錢百萬郡中聞之易視聽辟司
徒府遷洛陽令是時陰皇后家客馬成嘗為姦宄延收
繫之陰將軍書請之前後不絶延得一書輙加笞二百
陰氏知延必殺之乃言於世祖以延多所枉濫世祖親
臨御道敕延出獄中因其已論者居東罪未決者居西
成自以罪已決欲起就東延前擊其頭曰此民之蠧也
久依城社不畏煙燒令方考實姦未窮盡成大呼稱寃
戟郎以戟承延頸叱使置之世祖知延不移因謂成曰

汝犯法身自取之何以為寃後數日遂伏誅上即位遷南陽太守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得朝會趨過殿庭姿容甚麗上顧謂左右曰朕之儀容豈能若此左右曰陛下天子此凡人何足比馬雖然上心好之特賜輿馬衣服南陽計吏歸具白延延知衍行不配容積三年而不用於是上乃勅衍令稱南陽功曹詣闕拜郎中後為玄武司馬不為父行服上聞之慨然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延之言信哉衍慙懼遂退位上益竒延甲子

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三級鰥寡孤獨
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夏四月辛酉立皇子建為千
乘王當為廣平王秋八月有司議世祖廟樂東平王蒼
議曰漢制舊典宗廟各奏其樂不必相襲以明其德也
高帝受命龍興誅暴秦天下各得其所作武德之舞孝
文皇帝躬行節儉澤施四海制盛德之舞光武皇帝受
命中興撥亂反正登封告成功德巍巍夫歌所以詠德
舞所以象功廟樂宜曰大武之舞從之初起北宫尚書

僕射鍾繇意諫曰陛下以天旱不雨每自刻責避正殿損常膳而天猶不雨豈舉動失所而政違天心者邪昔湯遇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民疾邪宮室崇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今百姓須雨而天久旱竊以為北宮大作是宮室崇政不節之類也自古已來非患宮室小但患民之不安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君臣相濟上下同憂也今天下疲弊衣食不充可謂憂矣食祿於朝備在近列敢不以聞時詔賜降胡子緜

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上大怒詔即欲鞭之意曰過誤者人所有也若以懈慢為罪臣居大官咎在臣臣請先受坐解衣就撻上意解皆原之上性急好以小察為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尚書近臣尤甚由是朝廷悚慄事為多苟且以避誅責意獨犯顏諭事數封還詔書羣臣獲怒者輒救請之意薦彭城劉平徵為議郎上數引見遷侍中宗正平薦舉承宮郇恁皆名士也以老病乞骸骨歸鄉里平字公子始以孝行稱為郡吏守菑丘長政

教大行每屬縣亂輒令平守之所至皆治更始時天下亂平弟仲為賊所害平抱仲女棄己子而走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全仲不可以絶類也遂去不顧平嘗出為母求食賊得平將食之平叩頭涕泣曰今旦為老母採莒母饑待平為命願得反食母而還就死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即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復還賊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烈士今乃見之矣吾不忍食子建武初平狄將軍龎萌反攻太守孫萌平為

主簿冒白刃伏萌上身被七創嗥泣曰願以身代明府賊乃相顧曰義士也勿殺遂解去萌絶而復蘇因涕泣相抱後數日萌竟死後太守嘉其節義舉孝廉爲全椒長使掾吏卒五日一來治所餘日令各就農桑官閒事簡民人懐感盜賊屏息財賦增益爲諸邑最刺史太守行部獄無囚徒民各自以得職不知所問沛人趙孝亦以義行獲寵孝字長平初天下亂人相食孝弟禮爲賊所得孝聞之則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

賊大驚不忍食兩放之謂曰歸持米糧來孝不能得即復往願就烹賊義之不害建武初天下新定民皆乏食孝每炊待熟輒使禮夫婦出有所役自在後與妻共食蔬菜及禮還告以食兩以糧飯食之如此者久禮心怪之微察悵恨獨然遂不肯復出兄弟怡怡鄉黨服其義州郡召進退必以禮天子素聞其行詔拜為諫議大夫長樂衛尉後復徵弟為御史中丞禮亦以恭謙有禮讓上嘉孝兄弟篤行欲寵異之率常十日使禮至衛尉府

太官供食令其相對盡歡其見優若此數年禮卒贈賻甚厚令孝以長樂衛尉從官屬送喪葬於家壬申日有蝕之是時刑法嚴峻人懷憂懼因是變也鍾離意上疏曰陛下躬行孝道修明經術敬畏天地之禮勞恤黎元之恩然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漂殺人民咎在羣臣不能宣化理職人懷恐急故百官不親吏民不和至於骨肉相殘以逆和氣雖加殺伐猶不能止故百姓可以德勝不可以刑服願陛下緩刑罰順時氣以調

陰陽垂之無極上雖不能用然知其忠直故不得久留中出為魯國相為治存大體不求細過百姓愛之將終遺言上書陳刑法太峻宜少寛假上感其言賜錢二十萬意之出也遂就北宫及徳陽殿成會百官上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少為督郵亭長有受民酒禮者府下記案治意荅曰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明府宜由内以及諸外且闊略逺縣細微事太守甚賢之

遂任以屬縣事會稽大疾疫死者以萬數獨身自隠視經給醫藥全濟者甚多辟司徒府為掾遷堂邑令視民如子百姓懐之邑民防廣為父報讎繫獄其母病死廣哭泣不飲食意憐傷之解遣廣歸家使得殯斂丞掾皆以為不可意曰自得罪非丞掾也廣殯母訖即還入獄意以狀聞竟得以減死論冬十月有事于世祖廟初獻大武之舞改大樂曰大予樂

袁宏曰樂之為用有自來矣大章簫韶於唐虞韶濩大

武於殷周所以殷薦上帝饗祀宗廟陳之朝廷以穆人倫古之道也末世制作不達音聲之本悖理乖化失序乎情性之宜故雖鐘鼓不足以動天地金石不足以感人神因輕音聲之用以忽感導之方豈不惑乎善乎嵇生之言音聲曰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簡易之教師無為之理君靜於上臣順於下大化潛通天下交泰羣臣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化道懷忠抱義而不覺其所以然蓋和心足於内則美言發於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

然後文之以采章昭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導其神氣引而宣之迎其悅情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言與聲相應合乎會通以濟其美故凱樂之情見於金石含弘光大顯於音聲也若此已往則萬國同風芳榮齊茂馥如秋蘭不期而信大道之隆莫盛於茲太平之業莫顯於此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然樂之為體以心為主故無聲之樂民之父母也夫音聲和此人情所不能已者也是以古人知情不可放故抑其所通

知慾不可絶故因以致殺故爲可奉之禮制可遵之聲也口不盡味耳不極音揆始要終爲之檢則使遠近同風而不竭亦所以結忠信著不遷也故鄉教庠序莫不修之使絲竹與俎豆並存羽旄與揖讓俱用正言與和聲同發使將聽是聲也必聞此言將覯是容也必崇此禮猶賓主升降然後酬酢行焉於是言行之節音聲之度揖讓之宜動止之叙進退相須共爲一體君臣用之於朝士庶用之於家少而習之長而不怠心安志固從

善曰遷此先王用樂之意也故朝宴聘享嘉樂必存是以國史採風俗之盛衰寄之樂工宣之以管絃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此先王用樂之意也上與皇太子后幸南陽章陵周覽舊廬名見陰鄧故人賞賜各有差

四年春二月辛亥上親耕于籍田將獵河內驃騎將軍王蒼諫曰臣聞盛春農事始興於時令不聚民興功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享出入不節則木不曲直此失春

令故也臣知車駕至約省所過吏民諷誦甘棠之徳雖
然動之不以禮非示四方規凖也陛下因行田野見稼
穡經覽河山逍遥駐留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
法駕備周衛設羽毛詩云抑抑威儀惟徳之隅敬慎威
儀惟民之則不勝至心謹手書陳愚上從之秋九月戊
寅千乘王建薨隴西太守鄧融下獄死初融在職不稱
功曹廉范知其必獲罪乃謝病去融甚望之范改姓名
求為廷尉卒無何融果徴下獄范衛侍有異於常融不

意是范也怪而問之曰卿何類我功曹范曰君誤耳非是也融疾病及死范養視甚篤終不自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而去范字叔度杜陵人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范父遭亂客死于蜀范與母流離西州天下定乃歸鄉里范年十五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絶不得奉宗祀令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蜀郡太守張穆丹之故吏也聞范迎喪遣吏資車

馬布帛送范范還不受與客步負喪經涉塗險至葭萌下喪載船船觸石破沒范抱持骸骨人前拯范不動遂沒石間衆傷其義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得共抱懸良久乃蘇穆開之大驚復馳使將前資追與范范曰前後相違范所不行也遂辭不受歸葬行服闗中高其行

袁宏曰古之人明救卹之義開取與之分所以周急拯難通乎人之否泰也廉范卓然獨行以任所重其身殆亡而親柩幾喪非全義之道也范既歸事博士薛漢初

范家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叔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悉推田與之辟公府掾會薛漢坐楚事誅故人門生莫敢哭視范獨往收之吏以聞帝大怒召入詰責范曰楚王無道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邪范叩頭曰臣無狀以為漢等皆已伏誅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死上怒稍解問范為廉頗後邪范對曰臣本趙人廉頗之後大父丹為王莽大司馬上乃曰恠

范能若此因釋之舉茂才為温令數月遷雲中太守會胡虜反故事虜人入塞過五千人移書旁郡救至乃出范聞警即自以精兵赴之虜盛漢兵不能敵范乃令軍士皆持炬晨奔虜軍大炬如星虜見之驚走追擊大破之自此後虜震怖不敢犯雲中累遷武都蜀郡太守所在有名迹蜀郡好文學喜相長短范以寬厚化下人民懷之坐事免歸家多散財物以賑宗族與洛陽亭長慶鴻為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官至

琅邪太守所在有異迹十月乙卯司徒郭丹司空馮魴免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少事淮陽公孫昌西入關棄符歎曰不乘傳車終不出關是時昌為王莽講學大夫門下生甚衆而昌獨禮異丹由是嚴尤王尋更辟請皆不就莽亦徵之逃避十餘年而更始立以丹為諫議大夫持節出關安集南陽初世祖即位諸將悉降受爵邑丹獨城守不下乃裹節荷擔經歷險阻謁更始妻子還其節傳然後歸田里後舉高第稍遷并州牧左馮翊皆有

政績及在相位清廉公正與侯霸杜林相善亦齊名迹
十二月陵鄉侯梁松下獄死松有才能明習漢家故事
以選尚舞陰公主為虎賁中郎將世祖時貴幸用事上
即位遷太僕卿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事發覺免官由是
怨望下獄誅安豐侯竇融薨融子穆尚内黄公主封顯
親侯及子固尚沮陽公主穆長子勲尚東海恭王女比
陽公主穆為城門校尉固為中郎將監羽林融從兄子
林為護羌校尉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自祖

及孫官府邸第相望奴婢千餘人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融年老子孫放縱多不法度帝不能容數下詔比以竇嬰田蚡故事融惶懼乞骸骨上賜牛酒策罷穆以國在安豐欲以女妻六安侯遂假作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娶穆女事聞帝大怒乃盡免穆等官諸竇為郎吏者皆遣歸故郡留融京師會融病薨謚曰戴侯穆居大第富於財天子使謁者監護其家欲以全之居數年穆父子自以失勢出怨言使者奏焉乃遣歸故郡坐賂遺

小吏為郡所考㨿及勳皆死獄中詔融夫人與一孫還洛陽固有才能世祖時貴顯用事及㨿得罪固亦廢于家東平王蒼以輔政久固請歸藩

五年春二月詔曰東平王比上書願歸藩上將軍印綬謙讓日聞至誠懇惻蓋君子成人之美令其聽焉以驃騎長史為東平王太傅掾吏為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勿上將軍印綬蒼體貌長大進止有禮好古多聞儒雅有識度上嘗問蒼在家何者最為樂對曰為善最樂上

嗟歎之冬十一月上幸鄴

六年春正月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中山王東海王來朝廬江獲寶鼎納于太廟冬十一月行幸魯祠東海恭王沛王楚王濟南王東平王淮陽王琅邪王皆會於魯十二月還過陽城遣使者祠中岳太尉虞延為司徒延立朝正色多所匡弼陰氏憾延欲毀傷之使人告延與楚王英謀反延以英帝親以為不然不受其言後英事發覺上切讓之

七年春正月癸酉皇太后陰氏崩二月庚申葬光烈陰皇后徵東海相宋均為尚書令嘗有疑事上大怒台尚書郎執之諸尚書皆叩頭謝均獨正色曰夫忠臣守正敢有二心均雖死不易上聞而善之即舍之遷司隸校尉河南太守政化大行每疾百姓者老皆為禱請旦夕至府問訊起居天子方欲以為相會有痼疾上台入自視其疾均見上流涕謝曰天罰有罪所苦浸篤不復奉望幄幄上甚傷之賜錢三十萬卒於家初上好用能吏

卒多暴虐殘刻終皆毀敗均罷朝相與言曰令選舉不及幽隱側陋但得見長吏耳太始時京兆則趙廣漢尹翁歸蕭望之丞相則魏相黃霸此數公者治皆致平令二千石殊無此國家喜文法吏以足止姦也然文吏習為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所由而作也均自欲叩頭爭之時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耳未及言遷為司隸校尉後上聞其言追而悲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初為上蔡長誅鉏豪右姦猾震慄

府下記禁葬不得過制均不行督郵以讓縣均曰夫送終踰制過之厚也國有不義之民而罰其過禮者恐非政治之先遷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令與諸曹分休屬縣無事百姓安業九江多虎數傷民先時常募吏民設檻穽捕之均曰夫虎豹在山黿鼉在淵物性之所託也江淮之間有猛獸猶北土之有雞豚也今數為民害咎在貪殘居職使然也而令吏捕虎非憂民之本也今務退貪殘進忠良去窞穽勿復課

共後民傳言虎皆去東渡江北海王甍謚曰靜王

後漢紀卷九